

第一章 庶女真難為

正是三月裡的好時節，大地回暖，萬物流芳，新燕銜綠，滿園春歸。

後花園裡楊柳正抽出新葉，迎著春風柔柔搖擺得婀娜多姿。園中夭紫嫣紅，花團錦簇，各色花兒都開得正好，濃烈爛漫地在園子裡爭奇鬥豔。

後湖裡的湖水在經過一整個冬日的沉寂之後開始脈脈流動，湖裡錦鯉優游，幾隻綠頸花羽鴨相互嘎嘎追逐著，攪動這一池春水，渲染著濃濃春意，只是空氣裡還殘存著一絲冬日裡的冷氣，似有若無地籠在這層層春色之上，給暖暖春情無形中塗上了一抹肅涼。

一個十三四歲的少女穿著蘇繡月華錦衫、淺紅撒花百褶裙站在一株杏花樹下，塗著鮮紅蔻丹的白嫩指尖隨意折下一枝迎春花枝。

少女雖身量尚未長成，但相貌卻生得秀美豔麗，隨著她的動作頭上的點翠紅寶石步搖輕輕搖曳，倒是映襯了這富貴花繁華夢的好春色。

她舉起那枝迎春花，柔柔婉轉地轉動美目同身後的丫鬟說：「妳看這迎春花開得多好，若是折回去，插在爹爹剛送與我的那只彩琅白玉瓶裡，豈不是滿室都灌滿了濃濃春意了。」

她身後的那兩個丫鬟生得很是機靈，名叫荷香的丫鬟立馬接口道：「這等新意絕妙的法子，也只有我家姑娘這般的妙人兒才能想得到了。」

那少女垂首，拿著錦帕掩嘴一笑，淺淺的粉色自她臉側暈染開來，另一個丫鬟紅苓忙又讚歎道：「姑娘真是越來越美了。」

這少女正是沈府的四姑娘沈畫盈，平素裡只愛脂粉與珠寶，雖胸無點墨，卻最愛擺弄些花草草裝點門面，聽得丫鬟如此誇讚，她面上雖然不顯，但心中驕傲之意更濃，剛想在丫鬟面前謙遜兩句，就聽得一聲略帶譏諷的聲音從身後傳來。

「四姊姊莫不是不懂賞花之道，竟要將迎春花插放到屋裡，引得滿堂黃澄澄的俗氣？不過這迎春本就生得俗豔，倒是與四姊姊很是相配了。」

剛走過來的少女穿著碧霞孔雀紋錦衣，桃紅繡金襦裙，外面罩著雲錦累珠披風，端的甚是貴氣。

她看起來比沈畫盈小了兩歲，容貌和沈畫盈相比卻要遜色不少，卻勝在生得玉白嬌嫩，勉強倒也稱得上是秀麗，此時她正滿臉冷諷地瞥著沈畫盈，絲毫不掩嘴角尚掛著的那絲嘲諷。

沈畫盈一向自詡清高才氣，生平最忌諱別人說她俗，但看著眼前的少女她卻不敢發怒，露出一張笑臉好似沒有聽到她剛才的譏諷般，「六妹妹也出來閒逛啊？」

沈畫蕊見她不接話，眼中的厭惡之色更重，「怎麼，只准四姊姊逛，不准我逛了？這天兒還這般寒，四姊姊已經穿得這般清涼了，真是急不可耐。」

沈畫盈聽著她語氣中毫不掩飾的厭惡，心中怒意也盛了起來，「六妹妹這般口無遮攔，也不怕折了我沈家的顏面。」

「能折沈家顏面的恐怕不是我吧，」沈畫蕊毫不退讓地繼續譏嘲，「也不知曉是誰，每日對著那小廝下人都有拋不完的媚眼，和妳那沒臉沒皮的親娘簡直一樣。」饒是沈畫盈一向隱忍，此時也再也忍耐不住，「六妹妹不要太過分了！」

「哟，四姊姊也知道羞啊，」沈畫蕊故意掩嘴一笑，「我還道四姊姊已經練得一張金剛不壞的臉皮了呢。」

「沈畫蕊！妳這般口無遮攔，羞辱親姊，有本事現在就跟我到爹爹面前說理去！」沈畫盈終於忍不住朝沈畫蕊吼道。

「爹爹事務繁忙，豈是妳說擾就能擾的，妳不過就仗著妳和妳那狐媚子姨娘在爹爹面前有幾分臉面，才這般嫡庶不分的沒皮沒臉！」沈畫蕊一把扯過沈畫盈說，「妳現在就跟我到母親面前去，我非要母親好好管教管教妳這個不知體統的丫頭！」

此時的香榭軒東閣裡卻是一派安寧，香爐裡燃著淡淡清爽的熏香，沈家七姑娘沈畫棠坐在黃花梨木雕花椅上，靠坐在一個小小的銀色暖爐前，低著頭專心繡著手中的繡品。

突然外面一陣喧鬧聲傳來，沈畫棠幾不可聞地皺了皺眉頭，她膝上一個小東西卻像是驚著了般輕輕一動，隨即揉著眼睛抬起頭來。

「我這又是假著姊姊睡著了嗎？昨晚看書太晚了些，又讓姊姊受累了。」男孩仰起一張人畜無害的小臉，笑得看起來甚是單純。

沈畫棠動動酸痛的雙膝，不由得在心裡撇了撇嘴，鬼才會信他的話！

三年前她穿到這個沈家七小姐的身子上，還不明不白地撿了這麼個便宜弟弟。據說她很小的時候姨娘就去世了，這個一母同胞的弟弟便一直很依賴她，原主也一向對這個弟弟很好。

原主生了場大病一命嗚呼了，她剛懵懵懂懂地在這個身子上醒來便看到一隻小包子正在自己跟前哭得上氣不接下氣，嚇得她心裡一咯噔，直以為自己撿了個便宜兒子。

沈明川很是依戀地又往姊姊身上蹭了蹭，討好地說：「先生昨日私底下誇我了呢。」沈畫棠忍不住叮囑說：「你能用功讀書很好，只是別太顯露鋒芒了，不然太太和徐姨娘那邊都會想方設法地為難你的。」

「姊姊的話，我都省得。」沈明川抬起小臉看著沈畫棠，「先生也知道我家的情況，一般當著眾人的面也不會誇我的。」

「這便好。」沈畫棠輕輕歎了一口氣，若是擱在現代，沈明川得是多麼惹人喜愛的一個孩子，可偏偏托生在了這麼一個封建社會，「你若以後能有本事，咱們的娘泉下有知也能心安了。」

其實沈畫棠說這話不過做做樣子，畢竟她也從來沒見過原主的親娘到底長什麼樣子，誰知竟引來了明川小傢伙的傷感，他一改剛才懵懂孩童的模樣，一臉鄭重地朝沈畫棠說——

「姊姊放心，我以後一定掙得功名，好好孝順姊姊！」

沈畫棠鄙夷地看向小傢伙，敢情你以為我不用嫁人你不用娶媳婦？還是他覺得自己嫁不出去？

沈明川雖然才九歲，但卻已經十分機靈，看著姊姊鬱悶的神色立即明白了姊姊的心中所想，忙說道：「太太雖身分貴重，卻為人刻薄，到時候一定許不了姊姊什麼好親事，姊姊還不如等我成年了養著姊姊，定能保姊姊一生安樂順遂。」

沈畫棠放下繡品仔仔細細地打量著面前這小子，不由得深深懷疑到底他是穿來的還是自己才是穿來的？還有，他這是……戀姊癖？

正說話間，棉布珠簾被輕輕挑開，一個身量高挑的丫鬟走了進來，將手中茶點放在案桌上，嘴裡似乎是不經意地說道：「那邊四姑娘和六姑娘又鬧騰起來了，剛才我過來時正看見六姑娘氣勢洶洶地扯著四姑娘往太太那邊去呢。」

沈畫棠歎了一口氣，「這些事咱們少理，不過估計又該掀起一場腥風血雨了。」那個名叫妙語的高挑丫鬟也微微皺起了眉，「太太最近正煩悶著想拿徐姨娘作筏子，怎麼四姑娘就這麼自個兒撞上來了。」

「六姊姊一向不待見四姊姊，父親又越發地偏疼徐姨娘和她的兩個孩子，想必是六姊姊看不下去故意挑事兒吧。」沈畫棠說道。

「可那四姑娘也不是什麼省油的燈，」妙語不由得有點怨念，「不過就是仗著自個有姨娘，每回在咱們面前都顯得高人一等似的。」

「隨她去吧，」沈畫棠卻看起來一副渾不在意的樣子，掂起一塊點心吃起來，「在嫡出的姑娘面前她又不敢怎麼樣，也就在我和三姊面前找找優越感了。」

沈明川卻好似突然發現了什麼似的攔下沈畫棠的手，「姊，妳就吃這個啊？」

妙語神情又是一怒，剛想說什麼卻又強自忍了下去。

「他們這也太欺負人了，」沈明川一臉憤懣，「這等粗糙的點心明明是往下人那邊送的，居然拿來糊弄姊姊。」

「我一個人勢單力薄的，他們自然是尋軟柿子來捏了，」沈畫棠安撫地拍拍弟弟，「沒關係的，平日裡的吃穿用度他們也不太敢剋扣的。」

沈畫棠和沈明川雖然一母所生，但沈明川終究是家裡的男兒，格外得到看重，自從兩人的親娘去世以後，雖然主母劉氏幾次流露出要把沈明川養在身邊的意思，但沈老太太還是不放心，堅持將沈明川領去了她那裡養著。

劉氏雖因拿捏不住庶子很是不滿，但沈老太太的意思她也不敢頂撞，因而沈明川這些年過得一直都還算是順遂的。

要說沈畫棠的老爹沈君陽倒也算是個勵志傳奇人物，要擱在現代看來也許還是無數寫手筆下的主角範本。

沈老爹出生於一個只能算得上殷實的小戶人家，幼年時期父親便不幸過世，幸而家中叔祖幫襯，在寡母的辛苦操持下將他和弟弟拉扯長大。

而且沈老爹的母親雖只是個村婦，但很明事理，對督促兒子讀書用功從來就沒有懈怠過，而沈老爹也很是爭氣，一路秀才舉人貢士從未叫人失望過，最後一舉奪得了榜眼，引得鄉里間很是轟動。

按道理來說，沈老爹應該馬上就要飛黃騰達娶上白富美了，更別說沈老爹長得還是一表人才，儒雅俊秀。

事實上確實有人看上了沈君陽，而且身分還不低，是南安侯爺，當時做著順天府

丞。

沈君陽剛做了翰林編修就有人來暗示他，南安侯對他很是看重，有意招他做女婿云云……

沈君陽也不是那等死讀書不通人情世故的，當即就領略了南安侯的意思去南安侯府提親，求得了南安侯嫡長女，也就是沈家現在的當家主母劉氏。

要說這南安侯雖中意沈君陽，但侯府畢竟根深葉茂百年權勢，說實在的也沒必要將自家女兒的前途交托給沈君陽一個初出茅廬剛掛官名的毛頭小子，南安侯之所以如此打算，自然也有著他自己的思慮。

南安侯和夫人只生下了一子兩女，這大女兒年紀最長，也最得夫妻二人的寵愛，因此脾氣嬌慣了些，南安侯夫人只怕女兒嫁到大戶人家吃虧，因此便和南安侯商量著不如找個小戶易相處的人家。

南安侯當初一見沈君陽俊秀儒雅，而且為人上進，年紀輕輕就中了榜眼，心中已是十分中意，想來有自己幫襯著這沈君陽的前途也壞不到哪兒去，自己女兒一向是個嘴上厲害、得理不饒人的，與其嫁到官勳世家受氣倒還不如尋個這樣的人家，依著自己家的勢力也不會有人敢為難女兒。

那劉氏見了沈君陽也是十分滿意，沒多久兩家便結了親事。

只是這劉氏雖然出身侯府、身分貴重，卻實在不是脾氣和順好相處的人，當初的南安侯也正是深知這一點才將女兒嫁來了沈家，而且這劉氏也沒有話本子裡的那些小姐生得那般花容月貌、柔語多情，她面容圓潤平凡，只是養尊處優已久，看起來有幾分貴氣而已。

不過沈君陽心知自己高攀，對她也一向敬重體貼，劉氏在沈家向來是說一不二的，只不過後來發生了些變故才弄成了現在這個局面。

「得了吧，姊姊只是不想叫我擔心罷了，」沈明川不滿地嘀咕說，「他們這般欺負姊姊，姊姊也就這麼忍著。」

「小少爺這是身在福中不知外頭的艱辛，」又一個丫鬟秋水抱著一堆雜物走了進來，聽見沈明川的話忍不住插嘴道，「您在老太太那裡自然沒人敢欺負您，我們姑娘這可就不一樣了。老爺又一向對後宅之事不甚在意，太太有了什麼不順心的都朝著這香榭軒撒。」

「秋水！」

沈畫棠叱責一聲，秋水眨了眨大眼睛，不敢再吱聲了。

「妳同他說這些做什麼，」沈畫棠有些驚扭地拍拍沈明川的小手，不論前世還是今生，她都不太喜與人親近，「你若真為姊姊好，就好好讀書，將來掙得功名，我臉上也有面子。」

雖然科舉制很罪惡，可沈畫棠為了沈明川的以後還是不得不這麼勸他，沈明川雖養在沈老太太跟前，可說到底也不過是一個庶子，若他自己將來不能功成名就，也不會有什麼光彩亮麗的人生。

沈明川很是用力地點點小腦袋，「姊姊就放心吧，咱們的姨娘沒了，明川自然事事都聽姊姊的。」

沈畫棠前生一直習慣了獨來獨往，這突然多了個對自己百依百順的弟弟，說實話還真有些不習慣。

沈明川卻很是依賴姊姊，又在沈畫棠這裡磨蹭了好久才戀戀不捨地離去。

第二章 小姐像繡娘

沈明川剛走，沈畫棠便喚了妙語來詢問剛才發生的事。

「說是四姑娘和六姑娘在後花園裡吵了一架，不知怎的六姑娘就非要扯著四姑娘去找太太說理去。聽說太太很是嚴厲地責罵了四姑娘一番，剛才四姑娘哭哭啼啼地回了徐姨娘那裡呢。」

妙語生性穩妥謹慎，當即仔仔細細地將自己聽來的全都說與了沈畫棠。

「我看這事兒沒那麼簡單，六姊姊一向脾氣躁，若真看不順眼四姊姊早就動手了，這次竟想著去太太那邊說理了。」沈畫棠沉思著說。

「姑娘的意思，這是太太授意的了？」妙語立即反應過來，接口說道。

「我覺得是太太想要拿個由頭來拿捏徐姨娘她們了，」沈畫棠歎了口氣，「恐怕這宅子裡又要不太平了。」

妙語也歎了口氣。太太再拿捏四姑娘也有徐姨娘和老爺護著，可自家姑娘有什麼啊？每次後宅相爭裡最倒楣的就是自家姑娘了，被順勢牽連了且不說，太太心胸狹隘，一生了氣就故意派發給姑娘很多活計，看著姑娘那雙已經長了許多薄繭的小手，妙語就止不住的心疼。

若說南安侯的眼光確實是不錯，沈君陽自從出仕後便平步青雲，一路升官，後來又被外放為潯州知府，現下眼看著快要三年期滿，便要回京述職。

而劉氏嫁過來之後也一直順風順水，雖然她嫁過來兩年都未有孕，但沈老太太和沈君陽也都未曾為難過她。

也是後來劉氏終於有了孕，沈老太太才作主替沈君陽納了自己身邊的丫鬟為通房，之後劉氏生下了大哥兒沈明修，緊接著又有孕生下了大姑娘沈畫鳶。

這時候先前納入沈君陽房中的那個沈老太太身邊的丫鬟也緊接著生下了沈家二姑娘，沈家一時之間子孫興旺，喜事連連，只可惜那丫鬟福薄，生下二姑娘以後便一命嗚呼，後來二姑娘也在幾年之後被風寒奪去了性命。

那個丫鬟死後，劉氏則充分展現出了為人正妻的大度體貼，將一直跟隨著自己的兩個丫鬟青嵐與紅裳一併送給了沈君陽，這兩個丫鬟都生得膚白貌美，又都是一副好生養的模樣，沈君陽喜愛不已，並對劉氏更加尊重感激。

青嵐和紅裳雖都只是丫鬟，但畢竟從小生活在大戶人家，溫柔知禮一點也不輸尋常人家的小姐，還比一般小姐多了些軟語風情，她倆沒過多久就都相繼有了孕，沈君陽欣喜若狂，將兩人都抬了姨娘。

青嵐沒過多久便順利地生下了三姐兒沈畫芷，那紅裳更是被人說肚子像懷了雙胞胎的福相，可沈君陽還沒來得及高興多久，紅裳便在生產的時候血崩而亡，鮮血流了滿席，聽說場景極為嚇人。

接連出來的兩個胎兒雖是生了下來，卻很是體虛多病，後來一個因染上天花過世了，一個因發高燒直接斷了氣，沈君陽禁不住這打擊，那段時間裡一直抑鬱沉沉。

青嵐自那日以後也突然變得惴惴不安起來，只是沈君陽沉浸在悲痛之中並沒有注意到。

兩個月後，一向身體康健的青嵐突然暴斃，沈君陽終於察覺到不對，平生第一次大聲質問劉氏，並與劉氏爭吵之後狠狠地摔門離去。

而後一個長相妖嬈的商戶庶女徐氏不知怎麼的就攀上了沈君陽，而沈君陽也一反常態地不顧劉氏的意願抬了徐氏為姨娘並寵愛不已，徐氏性子潑，膽子大，還有點小聰明，仗著沈君陽的偏愛一舉得了龍鳳胎，也由此成了劉氏的眼中釘，肉中刺。

至於畫棠和明川的親娘，據說也是一個貌美柔弱、我見猶憐的良家女子，只是紅顏薄命，生下明川沒多久便染病去世。

沈畫棠對此表示嚴重懷疑，她覺得這身子的親娘何氏，或許也只是流於不為人知的黑暗之下的一個犧牲品而已。

經過這一遭子事，沈君陽似乎也歇了納妾的心思，只後來納了一個別人送給他的家裡獲罪的女子殷氏為妾。

殷氏兒時家世好，還能和沈君陽談弄幾分風月，但她為人老實本分，還經常勸著沈君陽去太太那裡，最最重要的是，殷氏一直沒有孩子，因此便相安無事地在劉氏眼皮底下過活了下來。

一向不怎麼理事的沈老太太堅持將小明川領去了她那裡撫養，她也知曉劉氏身分貴重，因此一概請安伺候事宜都免了，甚至後宅之事也是一向由劉氏管理，她從不插手，只是在明川這件事情上沈老太太難得的堅持，劉氏也不好駁斥，因此便由了沈老太太養著明川。

只是這兒的氣發不出來，便又要拿到別處去撒，劉氏也因此對沈畫棠以及和她一起住在香榭軒的三姐兒沈畫芷更加苛刻，不但吃食上有所剋扣，還叫下人拿了許多活計交給她們做。

這對於剛穿過來的沈畫棠來說簡直就是活生生的折磨，前世她最多只是會縫縫補補，哪裡會做那麼複雜花樣的繡活？

好在這身子的原主本來也不大，對繡活一道也不怎麼精通，在身邊丫鬟的幫襯下她還是勉強強能應付著交了差，雖然平白裡還是挨了劉氏很多責罵。

三姐兒沈畫芷看出沈畫棠的繡活不好，經常來她房裡耐心教她。

她倆本就兩個人一起擠在小小的香榭軒，又都沒了親娘，因此往來也很是密切，而且沈畫芷生性平和，不爭不搶，對她這個小妹妹也多有照顧，沈畫棠還是極喜歡這個姊姊的。

正說著話，秋水就抱著一堆布料走了進來，饒是妙語一向鎮定，此刻臉也垮了下來。

沈畫棠重重地歎了口氣，「正說著呢，沒想到來這麼快。」

秋水一臉怒氣，將手中的料子隨處一摔就嚷嚷起來，「太太這也太欺負人了，嘴上說著鍛煉姑娘們的繡活，就這樣欺負咱家姑娘！也沒見大姑娘六姑娘天天像個繡娘一樣在這裡繡繡繡！因四姑娘有人護著便尋到別處來撒氣，什麼侯府嫡女，

真真就是一個黑心毒婦！」

嚇得妙語忙上去捂住她的嘴，「我的小祖宗，這話妳也說得，叫人聽到了看不把妳亂棍逐出去！」

沈畫棠一臉的見怪不怪，只說：「跟了我確實讓妳們受委屈了。」

秋水嚇了一跳，慌忙跪倒在沈畫棠身前辯解說：「姑娘，秋水沒有那個意思，只是在為姑娘鳴不平而已！像姑娘這麼好性子的主子，就是您趕秋水走秋水也不走！」

沈畫棠也是被秋水的反應嚇了一跳，忙拉起她，看著她急得要哭出來的樣子，心裡突然覺得有點好笑，「我沒有那個意思，只是我們人微言輕，又沒人看顧，只能先忍一忍了。日後若是我的日子能好過一點，我定不會虧待妳們的。」

妙語也怕沈畫棠生氣，幫著秋水說話，「姑娘，秋水這丫頭就是心直口快了點，對您也是一心一意地幫襯著的，絕無二心。」

沈畫棠生性便不愛與人親近，從這個身上醒過來之後行事又端方成熟了不少，讓本來與她親密的兩個丫鬟也捉摸不透她的性子，因此在她面前說話行事也小心了許多。

此時回過頭一想，與自己剛穿過來的時候相比，這兩個丫鬟確實少言少語了許多。沈畫棠這麼一想心裡突然有點愧疚，因為她孤僻冷漠，便沒怎麼注意過別人的情緒，即使這樣這兩個丫鬟還是一心一意向著她，照顧她也從來都未懈怠過。其實沈畫棠只是不愛說話，可落在兩個丫鬟眼裡可能就多做了揣測，她們在自己這裡不但日子過得清苦，還要看自己的臉色，這麼一想確實是自己的不對。

沈畫棠心中一定，拉過兩個丫鬟的手說：「我一向是把妳們當作自己家人的，妳們怎麼對我，我心裡能不清楚？以後不必這麼小心謹慎、戰戰兢兢的，有什麼話直說便是，關起門來我們三個說什麼都不必避諱。別說妳們沒做錯什麼事，就是真做錯了什麼，妳我主僕三人也是會一塊扛過去的。」

沈畫棠很少與她們說這麼貼心的話，秋水眨著還掛著淚花的眼睛，一時有些怔忡。妙語卻喃喃道：「姑娘怎麼對我們，我們心裡自然也清楚，雖然姑娘話少了些，但凡有一點好東西都叫著我們一同分享，這樣的主子妙語和秋水再也沒處尋去了，就算在姑娘這裡累了點我們也是甘之如飴的。」

「只是姑娘自三年前大病後性子就變了些，而且變得成熟穩重了許多，妙語瞅著那麼小的姑娘天天思慮那麼多實在是心疼……並不是妙語不願同姑娘多說話了，只是我怕說多了又勾起來姑娘的傷心事……」

沈畫棠聽得直想撓頭，難不成自己少言寡語，落在她們眼裡反倒成了林妹妹了？她裝出一臉沉痛地說：「苦難使人成長，我自那病後想了很多事，也落得不愛說話了些，妳們千萬別在意，該怎麼樣還是怎麼樣。」

秋水原先還眨在眼裡的淚花突然落了下來，她重重地吸了下鼻子，帶著哭腔說：「姑娘真是太可憐了，若論風姿相貌，咱姑娘哪樣都是最出挑的，可還是不得不天天隱忍。我聽外面那些狗雜碎都偷偷議論咱們姑娘生得愚鈍，以後許不了什麼好人家的……」

妙語責罵道：「說什麼混帳話！妳又不是不知道咱姑娘是故意那樣的，若是咱姑娘表現出四姑娘那麼招搖，還不得被太太生撕活吞了去！」

「我知道啊，」秋水扁扁嘴說，「可外頭那些人又不知道……」

想起這個，沈畫棠也很是頭疼，她剛穿過來就發現這家太太不是個好相與的人，便順勢裝得粗傻愚鈍了些，確實讓劉氏對她放鬆了警惕，也沒怎麼為難她，可外面那些下人卻狂嚼舌根，說什麼七姑娘雖然生得麗色無雙卻是個沒心眼子的。反正議論主子們的不幸最讓他們痛快，厲害的主子不敢議論，便尋著她這種軟柿子來捏，這呆傻之名傳出去確實對她的前途很是不利。

妙語打了秋水一下說：「這有什麼打緊的，我們姑娘今年不過才十一歲，就算議親也還得過幾年。眼見著姑娘生得愈加出挑，親弟弟又養在老太太跟前，到時候只要老太太中意咱們姑娘，自然也會幫著給姑娘挑好親事的。」

秋水還想再說什麼，卻叫妙語強拉了起來，「姑娘做了快一天繡活了，此時妳也讓她歇歇，就別在她跟前叨叨了。」

妙語拉著秋水走了出去，臨走前還抱上了放在小几上的厚厚一疊布料。

沈畫棠看著她們的背影又是重重一聲歎氣，說什麼讓她休息，其實不過是兩個人抓緊去完成太太派下來的那些活計了，上次太太分給她的還沒完成，這次又來了那麼多，還真把她當作府裡的繡娘使喚了。

妙語擔心完成不了自己又會被劉氏責罰，也是一刻都不肯閒著的抓緊幫她做的。沈畫棠這麼一想煩躁的仰面躺了下來，別人穿越都宛如開了掛般一路過關斬將，再釣上幾個花美男過著舒舒服服的小日子，可她這穿的是什麼鬼，身為庶女不說，還爹不疼沒了娘，天天活得窩窩囊囊地被一個更年期婦女欺負。

沈畫棠煩躁地用被子捂住臉，開始認真琢磨起來怎麼改變一下自己悲摧的處境。

紫墨堂。

「成了成了，別哭了，」徐姨娘輕拍著女兒的背脊，柔聲安慰說，「她也是氣憋急了才來尋妳的晦氣，等妳爹回來娘好好跟他說說，定不會叫妳白受了這委屈的！」

沈畫盈依舊是哭得梨花帶雨，「娘都不知道太太罵得有多難聽，還叫我跪著聽她訓話！就爹爹何時對我重話過一句，都怪沈畫蕊那個小蹄子！」

「我的好閨女啊，」徐姨娘臉上突然露出了點譏諷，「沈畫蕊那是嫉妒妳呢，妳瞧上次老太太做壽，這潯州的貴婦小姐們來訪，哪個不覺得妳生得才是這家裡的嫡女？妳瞅瞅太太和六姑娘那臉色難看的啊，強忍著沒發作我卻瞧著好笑極了。」沈畫盈想起這一遭，終於略略止住了哭泣，恨恨地說：「我就知道是沈畫蕊那小賤人記恨我，上次她打扮得珠光寶氣的，那些夫人小姐們還不是都來趕著奉承我？娘看她那周身的平常模樣，還有那急躁的脾氣，就算是太太肚子裡爬出來的又如何，不一樣是沒人睬她！」

徐姨娘摸摸自己嬌媚的臉蛋，不由得有點得意，「太太本來就生得普通，若不是

得了一個侯府嫡女的身分如何能在這府裡頤指氣使的。可南安侯府自從老侯爺過世之後也大不如前，如今還不是要多方仰仗妳父親！那沈畫鳶也就罷了，倒是隨了太太娘家的妹妹長了一副好樣貌，可那沈畫蕊卻是隨了太太，生得既平淡又小家子氣，也難怪那些太太小姐們都會錯認我女兒了。」

沈畫盈這麼一想，頓時解氣了許多，抹了抹眼淚便嬌氣地依向徐姨娘懷裡，「就算這樣，我也不能白受這個氣！回頭娘向爹說說，定要為我出了這口氣！」

「好好好，」徐姨娘連聲答應著女兒，「不過在妳爹爹面前還是要稱我為姨娘的，妳爹雖偏疼我們，可一向重視禮數，妳這樣亂了規矩，會惹得他生氣的。」

「我又不傻，也只是私底下這樣叫罷了，等女兒以後嫁個好人家，就把娘接過去孝敬，保證沒人再敢給娘臉色看！」沈畫盈不無得意地說。

徐姨娘這般一聽，也是眉開眼笑的，「我的好女兒真是孝順，像我女兒這般學識相貌，什麼樣的好人家不都是手到擒來，等我女兒也嫁給什麼伯爺侯爺的，保准她們都得對咱們恭恭敬敬的。」

「娘也督促著哥哥多用些功，我瞧著哥哥去書院也是同一些狐朋狗友廝混，您瞧瞧大哥哥都已經中了舉人了，這眼看著便要去參加會試，娘也不讓哥哥抓緊一點！」沈畫盈不由得埋怨道，「若是以後大哥哥有了本事，太太不才得可勁兒為難咱們呢。」

徐姨娘聽聞此言也是面上一緊，「我說他他也只不過是表面上敷衍著我，又哪裡肯聽了？若是明秋也能像妳一樣讓娘省心就好了。」

「白生了一副好相貌，哪知竟然是個中看不中用的。」想起自家哥哥，沈畫盈就覺得恨鐵不成鋼。

徐姨娘忙叱責她，「哪有這樣說自己的哥哥的！他只不過是年紀還小，玩心重，等再長大些就好了。再者說了，妳父親這麼疼愛明秋，以後捐個官做就是了，憑著明秋的相貌人品，怎麼也能富貴一輩子的。」

「您就作他的美夢吧。」沈畫盈對徐姨娘這樣護著沈明秋很是不滿，「身為男子，怎可這般不知上進，您若這一輩子跟在太太身後做個畏手畏尾的姨娘，就儘管護著您那好兒子。」

「妳這丫頭！」徐姨娘輕輕點點沈畫盈的額頭嗔道，「眼看著老爺馬上就要三年任滿了，到時候回京怎麼說也會是四品大員，妳是不曉得咱們這人家的好處，也就是妳爹清正謹慎，這些年沒怎麼收下面送上來的錢財，可人家瞅著咱們都是塊香餽餽呢！」

「原先我那瞧不起我的嫡母，還有我娘家兄弟們如今都不知道怎麼巴結著我呢，前幾日送來的錢銀現下還沒花完，要不然妳以為，光憑妳爹塞給咱們的那些錢，能讓妳光鮮體面得不次於家裡的嫡女了？」

「娘不是也答應他們辦事了嗎，娘以後也少理會他們，爹爹雖然現在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可若娘做得過分了，爹也會埋怨娘的。」

沈畫盈一想到自己親娘家的那些親戚就有些頭疼。

第三章 嫡庶天生不對盤

徐姨娘出身商賈之家，而且還是家中的庶女，境遇自然好不到哪兒去，也得虧她手段好心思深，竟尋得機會攀上了沈君陽這棵大樹，並憑藉自己的心機手段使得沈君陽對她寵愛有加。

這麼些年，她娘家確實急著巴結奉承她，經常不遠千里地來給她送錢財，當然也通常都是有求於她。

徐姨娘雖然擺著架子，但能幫的還是幫了他們，雖然她對娘家沒什麼感情，但畢竟娘家送來的那些金銀實在誘人。

「知道了知道了，小小年紀，操心不少。」徐姨娘有點不滿女兒對自己的念叨，「要我說啊，妳那個三姊姊也是越來越出挑了。」

沈畫盈聽到這個果然立馬就被分了心思，雖然她一向自詡有詩書才情，但徐姨娘出身商戶，又有什麼才情可教她了？自打離了京城，連帶著家裡幾個姐兒的學業都懈怠了不少。

沈君陽畢竟還是傳統思想的男子，只督促幾個兒子勤學上進，姐兒們平日裡也就是在自己房裡彈彈琴繡繡花。

沈畫盈一向疲懶，別說吟詩作畫了，就連她那些拿來裝點門面詩書上的字她都識不全。

但沈畫芷可不一樣，她雖自小失了親娘，也一直沒人管沒人問的，可在京城自家學堂的時候卻數次被那個嚴厲的老夫子誇讚，當時就把沈畫盈給嫉恨得不行，然而沈畫芷一向不爭不搶處事平淡，她也尋不到什麼由頭挑事兒。

直到這來了潯州課業鬆懈了，沈畫盈也樂得清閒，可沈畫芷卻始終是她的心頭大患，每當別人誇她才貌雙全的時候，她心中就不由得掠過沈畫芷清麗的眉眼。更別說沈畫芷年紀見長，出落得是越發的婀娜美麗，沈畫盈雖然不怎麼常見她，但每回見了她都宛若針扎一般不舒服。

「三姊姊也十四歲了呢，眼看著大姊姊也快滿十五了，這不一回京就得趕忙著替大姊姊尋親事。」沈畫盈嘴角歪斜，心中很是不快地說。

「沈畫鳶妳爹爹可一直是捧在手心裡的，畢竟是他的第一個女兒，又生得這般優秀。我聽妳爹的意思，沈畫鳶以後是要有大用途的呢！」徐姨娘突然神神祕祕地對沈畫盈說。

「娘這是何意？」沈畫盈吃了一驚，低聲問道。

「這眼看著秋後宮裡就要選秀了，這陛下剛登基也沒多久，不但年輕有為，而且還聽說生就了一副朗朗好相貌，」徐姨娘說著眼裡便不自覺流露出了些羨慕，「聽妳爹的意思，是想留著沈畫鳶去參加選秀呢。沈畫鳶雖性子冷傲了些，但生得那般好，而且男人就喜歡那種端著的呢。」

沈畫盈聽此也是吃了一驚，「娘此言當真？這聖上自登基以來還是第一次選秀呢，父親竟給沈畫鳶做了如此打算！」

「若不然呢，這沈畫鳶馬上就滿十五歲了，妳父親也不慌著給她尋親事，要不是那天他喝多了我聽出了些他的口風，這事兒他可不打算告訴我。」徐姨娘撇撇嘴說，「妳父親再寵著我們，終究也是覺得咱們隔了一層，什麼大事還是和他那好

太太商量。」

「若是真留在宮裡做了娘娘，那可是享不盡的榮華富貴……」沈畫盈心裡說不上是羨慕還是憤恨。

「她是嫡女，妳爹這樣為她打算也不奇怪，」徐姨娘歎了口氣說，「當今聖上勤於政務，不思女色，那可是出了名的，聽聞如今選秀也是太后的意思。這第一次選秀，留下的自然都是些勳貴之家，沈畫鳶外祖家勢力雖然大不如前，可畢竟也是老牌世家，再加上沈畫鳶自己也出挑，這次選秀應是十拿九穩的事了。」沈畫盈咬咬嘴唇，沒有說話。

徐姨娘猜著了她的心思，當即拉著她的手語重心長地勸說道：「能當上娘娘雖然風光，但其中的辛苦也不足為外人道，若沒有雄厚的娘家勢力更不好站穩腳跟。咱不去跟她爭那個，是娘沒給妳個好身分，不能讓妳像她那般風光。」

沈畫盈忙說：「娘這是說的哪裡話，我自然知曉這其中的利害。再說一榮俱榮，若沈畫鳶真當上了娘娘，對咱家也是大有裨益的。」

「娘正是這個意思，」徐姨娘握緊沈畫盈的手說，「大姐兒咱爭不過她，可這剩下的幾個姐兒也都年紀相仿，妳可不能叫她們再比下去了！沈畫蕊雖也是家裡的嫡女，可相貌平常，性子也不好，和她那姊姊是沒法子比的。」

「還有沈畫棠雖然生得玉白可愛，可惜木訥愚鈍，也成不著什麼大氣候，唯有這個沈畫芷，非但只長了妳一歲，還越發地出挑優秀，妳爹雖嘴上不說，實際上心裡還是想著這個女兒的，畢竟他對當時的青姨娘也心存愧疚。」

沈畫盈目光一轉，「當年到底是怎麼回事？」

她冷哼一聲，「還不是太太自己嫉妒，害死了青姨娘，被老爺察覺了端倪，與太太有了齟齬，這才有了我的機會。」說起自己當年的上位，徐姨娘還是洋洋得意，「要我說，太太真是好狠的心，那個青姨娘也是伺候著她一路過來的丫鬟，說弄死就給弄死了，半分情面也不留。太太心胸狹隘，如今定還記恨著因為青姨娘叫自己和老爺鬧僵的事，想必也不會給三姐兒尋什麼好親事的。」

「女兒知道了，」沈畫盈挺挺胸脯說，「娘放心，我一定不會叫沈畫芷比下去的！」